

集部

文敏集卷十一

明 楊榮 撰

序

大祀宿齋壇倡和詩序

正統己未春正月十有五日甲午昧爽皇上以明日乙未大祀天地乘法駕從百官恭詣南郊省觀犧牲品物已乃御齋殿凝神端穆顒嚴對越左右侍衛與臣工執事者亦皆秉寅清之忱思以駿奔自效罔敢或怠夜三

皷上具衮冕登壇升降祼獻天宇澄霽月星明潤大樂迭奏聲歌恊和神祇洋洋來享來格禮成和風飄揚香靄芬馥聖心悅懌凡與祭者莫不歡忻以為皇上誠敬純孝之至昭孚感格以至於此神之儲祥降福於國家者豈有窮哉予以衰邁猥承恩命以相大禮深竊慶幸乃賦二詩以紀其實而詞林諸君子屬和者甚衆得詩凡若干首夫以予之譾才固不能詩而國之祀禮莫大於郊穹祇百靈於是乎饗聖祖神宗於是乎配皇上至

誠大孝於是乎盡而臣子助祭精白之心亦於是乎見非常祀之比也詩之作其可已哉矧諸公才思振發其言和平蓋盛世之音有足傳者予奚容閟乃輯爲一卷叙述其概俾觀者有所考焉

登正陽門樓倡和詩序

皇上嗣登大寶以來仰祖宗之成規隆繼述之大志凡事之有利於天下國家則必爲之與夫爲之而未及成者皆以次修舉民不知勞而功克就易曰說以先民詩

曰庶民子來信有徵也正統己未夏四月正陽門月城成是月望日朝退之暇少保江陵楊公與余暨禮部侍郎臨川泰和二王公學士文江錢公往觀焉時雨新霽天氣清和微風輕颸埃壒不生既抵城門適與都督沈公遇公董城之役者也遂導予五人者登城樓觀新制作躡梯三層至最高處極目四望内則宫闕之罷崔巍煇煥太液金溝之水混涵蜿蜒萬歲之山雲霞繚繞佳木鬱葱外則潞河之流東入于海沃壤之廣南去無際

西北則連山層巒透迤聳伏若虎踞龍蟠環城四向皆
居民凡數百萬家櫛比鱗次望之莫極遂循城西下出
城門觀橋橋分三道皆疊石為之中則輦路也徘徊者
久之沈公具果茗款客辭去予顧謂諸公曰古所謂天
府之國帝王之都莫過於此太宗文皇帝肇啓宏規仁
皇宣考纘承丕緒宅是形勝以朝萬國惟外城及樓未
就上篤念先志作而新之以成萬世太平之業何其盛
哉少保公曰然吾輩叨逢盛時得從容登覽勝概以舒

其心目可無紀述乎公遂賦二詩予與諸公和之詩成
之明日侍郎公又屬予為之引遂僭書此于首俾觀者
知詩之作所以頌上之大功也其和章曰明明文祖肇
丕圖遂卜堯封奠帝都千古厚坤鍾王氣萬年景運應
乾符經營自昔勞宸慮繼述于今仰聖謨同上層樓望
宮闕卿雲五采正紛敷天開形勢壯神京山似蟠龍護
禁城樓接上台雲影近河通太液水波平岸花冉冉春
長在烟柳陰陰鳥自鳴治化純和民物盛載歌行葦頌

皇明

小瀛洲詩序

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西昌王君行儉官于朝者幾四十年清修力行於凡天下瓌奇珍麗工妙可喜之物人所甚好而寶重之者一無所欲而獨積經史圖籍古今百家之書多至數千百卷於居後創一軒以藏之軒靜深閟廓絕喧囂而脫埃氛君於公退則峩冠正襟焚香端坐其間欲其有所披閱研究隨取而得無一不

具焉嘗言漢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者以幽經祕籙無不在故也斯軒雖小而所藏之書幾於東觀因名之曰小瀛洲學士大夫聞者咸發諸賦詠間屬予序諸卷端或謂予曰世言瀛洲三神山在海中弱水環之非飈車羽輪不能至斯乃荒唐不經之說君子所不取者也王君為世偉儒讀周孔之書欲行周孔之道而反取此以名其軒不幾於希慕神仙之為者乎予曰不然名同而實異者不害其為異也君登永樂甲

申進士選在二十八人之列績學中祕世所未讀未見之書君皆得見而讀之咀嚼英華以為己有殆所謂行祕書者矣猶以館閣之藏弗得旦暮取旁購羣書萃于此軒非學之正好之篤能如是乎矧君自任史職累陞至今官所與遊處者莫非正人發為文章黼黻國家傳諸天下者莫非正言其非希慕神仙者之為固已較然矣今取瀛洲以名藏書之軒蓋同其名而異其實者於君何損哉若謂希慕神仙之術而有取乎此非知君者

也言者無以對因書以復君之請且以諗焉

忠義堂序

自昔英特智畧之士立功邉陲著名竹帛使天下後世仰之而不置者要其中之必有所本而致然也茍無所本而欲樹績當時流聲後世豈不難哉若今鎮朔參將萬全都指揮使楊宗道名其堂曰忠義可謂知所本者矣宗道名洪世家揚州六合少以祖父功襲為漢中衛百戶永樂中調開平時四方靖謐薄海内外悉皆臣順

來享來王惟朔漠遺兵間嘗竊發為邊境患宗道在開
平也善撫士伍甘苦是同猝爾敵至輒應機決策操戈
奮進為諸將校先尤善騎射矢發則敵應弦而墜百無
一失由是讋衆震驚望風遠遁莫敢撓邊厥功茂著朝
廷嘉之不數年間累陞至今官比者遣其子俊來京請
予序其名堂之意盖人之大倫有五而君臣其一也人
臣於事君之道知無不為為必盡諸已者忠也心有所
裁制而動適其宜者義也忠而或不由義未必能發已

而自盡忠且義焉則其忠也大矣古之君子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得失利害一不以動其中而惟其職之盡者由其審于忠義之理有素也宗道遭際聖明祗受委託而當一方捍禦之重鞠躬效勞夙夜匪懈位高而不矜功成而不衒非以忠義存其心能若是哉雖然人臣之事上固莫大於忠義而國家所以褒寵之者亦莫先於是焉宗道自是而往益殫乃心懋乃功俾勲烈煌煌足以追蹤古人而傳之天下後世者尤可必而致也

宗道尚其勗哉

一樂堂詩序

天之賦命於人厚矣而恒吝畀其全也父吾所怙母吾所恃具焉者人之至願既罕得焉父母具而兄弟鮮則又無與共怡愉相友恭以遂親之歡心亦非人子之所樂也幸而父母俱存兄弟具在矣然祿養為榮優於負米之難競爽為美異乎常棣之怨古之賢如仲由聖如周公所未能必得誠非天賦之全無以盡其樂也孟氏

所謂三樂而以是為首雖富貴之至不與存焉豈非至
論哉予觀翰林修撰莆田林文行簡之家有以知其得
於天之厚而異夫人人也林為閩中鉅族髙科顯宦踵
武而起行簡經術行義又其族之翹楚者自列職禁林
與纂修先朝實録侍令上于經筵去其家十年其尊翁
彦璣甫純孝温文樂善好施壽今八十有一母孺人趙
有賢德俱膺封秩享備五福亦七十有六昆季六人奉
親好學均著令譽盖處者以為親養出者以為親榮親

安其子之多賢而壽愈增子幸其親之偕壽而孝弟益勉若林氏之于斯樂誠兼全而極至者也其得於天亦何厚哉行簡以省視久曠言其情于上許以暫歸其同官諸君子慶幸之因取孟氏之所云者名其家居之堂曰一樂相率賦詩為贈以申祝頌之情而求予序其端吾想行簡錦衣稱慶蒼顏華髮齊壽同榮芝蘭玉樹森立相照復取諸君子之詩歌之以侑觴鄉閭父老驚喜而嘆羡其樂詎可涯哉海天南際太史占之有德星聚

者必斯堂之所在也是為序

重遊東郭草亭詩序

正統紀元三月望日余與諸君子遊集于鴻臚卿楊君思敬東郭之草亭其宴樂之盛皆形諸詞章思敬亦甚以為難得願相與為嗣歲之期少傅廬陵楊公著其語於序矣去年以公務弗果行乃以今年兹日尋舊約其景物暄妍園林幽勝俯仰如昨而酬唱款洽詠歌雍熙文明之化有加而無替惟朋簪之盍視初會少二人焉

因相與慨嘆以為斯須之樂有不偶然得也詩既成屬
余序首簡洪惟聖天子在上治道日隆輔弼侍從之臣
仰峻德承宏休得以優游暇豫登臨玩賞而歲復歲誠
可謂幸矣意之所適言之不足而詠歌之皆發乎性情
之正足以使後之人識盛世之氣象者顧不在是歟昔
王右軍修禊事風流瀟灑然當典午偏安之際文潞公
耆英會志趣高邁又多出於衣冠謝事之餘今余與諸
君子慶遇難而聲氣同使東郭草亭不減蘭亭洛社之

勝是又可嘉也雖然斯一日之歡爾而尚拳拳思有以纘之則夫所以續其聲光於百世不朽者當何如也余又願與諸君子加勉焉

贈游擊將軍楊宗道陞都指揮同知序

自古為中國患莫甚于北敵雖周宣王漢武帝之盛而其將帥有若申甫衛霍之智勇然内侵至于太原不能免夫六月之出師外追窮乎瀚海不足懲其連歲之犯塞迄于近代遂乘時蹈虚震驚邊鄙其趫勁强悍弗可

盡述我國家受天明命奄有宇宙仁風化雨蕩滌氛祲
敖誠者荷綏柔頑悖者遭殄滅由是邊塵不驚海内晏
安非夫德大威隆委寄得人曷臻是哉時則有若游擊
將軍楊洪宗道常總銳旅廵掠朔野宗道精閑韜畧雄
勇傑立平居與士卒同甘苦不自擇便利遇敵輒鷹揚
虎闞身先部曲由是旗幟所向罔不克捷非但同時守
邊陲者多所弗及誠凜然有古名將之風者也廼正統
二年冬烽火發綏延諸邊郡宗道時守獨石有勑俾為

之備宗道即遣邏卒先偵之繼以精騎疾馳二百里邀其歸路戰數合敵不能支追斬蹀血窮荒漠而還盡取其所俘人畜事聞朝廷嘉奬陞都指揮同知而寵賚尤厚於是其姻友翰林修撰周功叙徵予文以為贈予觀人臣取功名莫易於為將患在不得盡其材耳使得盡其材矣患在富貴足則自怠而不復求進今宗道才力卓邁忠激而志强遭逢聖主討必用功必報尚圖效弗止異時紀功燕然畫像雲臺而茅土疏封河山帶礪與

大明相為無窮豈直若周漢君臣之事而已乎雅頌之作將亦隨之耳書之以俟

贈羅侍郎致政還鄉詩序

士當太平有道之世奮自儒科致位通顯有猷有為而無負國家之所屬任固君子所共與其或徘徊耽戀溺於寵榮聲利至衰老而不知止足者亦君子之所共恥也若夫進退有道而皆不失其宜者於今工部侍郎羅君汝敬見之君世家吉之文江以永樂初科進士選列

二十八人績學翰林已而擢修撰陞侍講仁廟嗣位遂膺御史之命宣宗皇帝擇使南交廷臣咸以君為宜遂超拜今官至則宣德音揚國體大有以慴服遠人之心還朝未幾奉命廵撫關陝久而多著勞績茲以老疾承恩致政而歸翰林學士王君時彦王君行儉李君時勉暨太僕少卿沈君志行與君為同年且同績學於其別也有不能釋然者咸賦詩以贈而屬予為序予惟進退跡也而所以進退者心也跡有同而心則異焉蓋壯而

進用於朝思所以致君澤民老而退歸其鄉以遂其優
游閒散之適者君子也進為利祿之計退為子孫之謀
者衆人也故善觀人之進退者不於其跡而必於其心
馮君自擢進士入翰林歷憲臺咸克舉其官既陟亞卿
出使能不辱命膺廵撫而餽餉給兵民安其進固無媿
矣兹以年及古稀乃浩然而歸曽無纎芥耽戀之意觀
君之心非偉然大丈夫深明進退之幾者疇克爾耶宜
乎諸君子不能已於言而形諸歌咏也予與君相知深

且久於其歸又惡能已於言乎故不辭而為之

送鍾司訓之任姑蘇序

永豐鍾鼎公鉉前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曾君子棨壻也往以明經舉至京師因翰林修撰鍾弘彰謁予予察其謹厚惇實禮之西塾以為子弟師者期年始以所業進試内廷名在選列受命分教蘇之郡庠濵行告曰鼎世家永豐之閬溪族大以繁代以儒顯國朝由科目登仕籍者幾十人鼎少從學士錢先生受書經將資以

取科名因循至今年已四十德不加修學不加進雖忝
膺一命恐不足以為人師惟先生垂教之庶知所修省
而克有成也予聞其言而嘉之曰公鉉以衣纓之冑能
從師力學以不墜其家聲志可尚矣而又謙退不滿慊
慊焉若不克堪一命者是尤可尚也雖不有請吾將勉
以言況其請之勤而可以無言邪夫士之出為時用莫
難於為人師理之未明資以質也疑之未釋資以析也
文有未工資以潤色也進退疾徐之節資以表儀也非

藴諸中者有素修諸己者有常其能稱是名而為人所悦服者寡矣子之力學久而自修勤今去為一郡弟子師能明其未明之理析其未釋之疑潤色其未工之文節其未中之節使師道尊而賢士多則庶乎不負其所學而為人所悦服也況姑蘇為東南大郡昔安定胡先生遺教具在今之太守況公復賢且明能力興學校者公鈫之行遠景仰於安定近取正於太守豈非幸哉倘勤於未仕而怠於既得欲望終之有成難矣書曰功崇

惟志業廣惟勤公銈知書者也故用是以為朂

送黄尚書復任詩序

吏部尚書劍江黄公宗載來自南京以年老懇乞致政
皇上圖任舊人弗俞其請仍命還涖部事行在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臨川王君時彦暨詞垣諸君相與賦詩贈之而以序屬予惟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資耆德宿望相與共政者豈偶然哉盖以其練事多而知識明深沉重厚弘裕有容不矜己之長不忽人之不足懷

永圖而不求近效重成憲而不作聰明德望尊隆人自
服之視彼輕儇浮薄察察以為明瑣瑣以為功皎皎以
隆譽者蓋不可同日而語也書曰人惟求舊又曰亦惟
商耉成人宅心知訓意蓋如此公自洪武中筮仕迄今
四十餘年歷事列聖累遷至今官誠所謂老成人矣其
為國家眷重宜矣哉雖然崇任舊人不聽其去者國家
之厚恩而鞠躬盡瘁老而不忘者亦人臣事君之大節
也公雖老而康强知力益精進尚足有為今之往也仰

恩聖眷而罄厥忠誠俾天下後世知國家克任舊人而舊人無負乎國家豈不韙歟予與公相知深且久故因其别書此以弁珠玉之首以寓勸留之意云

送福建布政使吴君致仕詩序

仕者七十聽致其事三代聖王之制也國家循而行之所以體羣臣而全始終之誼者至矣然世之仕有去歸其鄉者不少而引年致政去而無愧爲士君子之所嘉羡者亦不多見此余於布政使吴君好德之去有不能

已於言也好德世家浙東歲庚辰登進士第初擢禮科
給事中出使琉球預修永樂大典已而奉命撫輯西蜀
軍民還陞江西按察僉事尋改禮部儀制員外郎預修
性理五經大全諸書用薦陞陝西右叅政考最賜誥封
贈二代秩滿陞右布政使于福建福建統郡凡八賦稅
機務之重繁任是者猛則下有不堪縱則事有不舉君
至措理有方事舉而民不擾盖亦今之賢方伯也比以
上計朝會來京皇上敷曠蕩之恩悉俾復任而君獨懇

以老疾辭躬拜誥命致事以去聞者莫不羡其去就得
宜而樂為詩以贈之余惟君之登科則同年也旬宣則
吾鄉也以同年而有惠于鄉其去不可以無言夫君子
之仕行其義也退則適其志也仕而得推其惠于人退
而得遂其樂於已此出處之大節而無愧怍於兩間也
君自筮仕于今凡四十年而得請歸休于吳越之間將
見幅巾藜杖以極登臨觀覽之樂其於君子之道信得
之無違者矣雖然君之退休遂所樂矣而忠君愛國之

心夙夜奚忘吾知其燕居之暇必能察時政得失民情休戚上聞庶家居不忘朝廷之義不獨專美於昔人也君行因序于詩之首且以寓余意云

送副都御史吳敏德致政還鄉序

都察院副都御史吳君敏德考績至行在以老疾乞致政因得請歸鄉朝之卿大夫士咸賦詩贈之都御史陳公特以首簡屬予於乎當太平有道之世薦膺顯仕者遭遇之盛也審出處之宜仕止不失其正者學識之美

也既得所遇而學識足稱要必君子而後能之吳君學邃而識明始以經明行修薦任監察御史凡所舉措務存大體不以苛察為明不以毛舉細故為能君子多之暨擢僉都御史拜今職益以清慎率厥屬正羣僚用是憲紀彌張知所避而不敢犯朝廷嘉其賢委任日專君之遭遇可謂盛矣今之歸也或潛心著述或訓廸鄉人子弟出為時用皆君之素志也其於幅巾藜杖尋壑經丘以極優游閒散之適暇則鋪張國美歌頌太平以彷

彿乎康衢華人之風俾四方林谷之遺逸見而聞者咸知國家優禮臣下得遂暮年之樂如此翻然感激而願進則於治化之補豈云小哉雖然君子之進退惟適乎義而已君之進以廷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親擢退以老疾告而不違乎國典之常蓋亦何往而非義哉閒學之邃識見之卓其為君子也審矣予日就衰老於君之去不能不為之欣慕因序以識别且亦自期於後云

送郡守王處善復任序

國家任賢致理尤重牧民之職皇上嗣位以來屢詔大
臣慎舉才賢以任守令及其政績茂著則又不次進用
以示勸賞恩至渥也為守令者宜亦知所勸矣建寧郡
守王溥處善越之新昌人也永樂初由太學上舍釋褐
擢山西行都司經歷坐事謫遼東互市易馬尋以內艱
去服闋轉江寧知縣未幾復遣佐平江伯理漕運以有
勞績遷刑部廣東司郎中督漕如故九載秩滿陞知吾
郡事郡當閩之上流要衝有福建行都司在焉所部七

縣土廣民夥儲需賦役案牘旁午非有剸煩治劇之才者莫宜居之處善才既優長敏於集事而又治以簡靜故吾郡之民熙然而樂其治愛戴之不啻若赤子之於父母而惟恐其去也今年秋處善以三載奏績入覲因以老疾懇乞歸休執銓衡者知其賢奏令復任濱行過予請言予惟士君子之學而仕也其志固將以利國家而乂生民初不以任之大小事之劇易為計也故能安於所遇而始終一致以盡其職業若吾郡守盖有見於

斯矣觀其為幕僚為縣令為郎官為郡守舉盡其職且歷陟憂患而不挫其操可不謂賢哉予每聞天下郡縣守令之賢者未嘗不為之喜而重其人矧吾郡而有賢守若處善者乎故特叙其歷官行事之美以表著于世焉雖然處善之才非但稱郡守之職而已也朝廷之用處善亦不止如是而已也尚其勉之益隆厥績以圖報稱皇上之德意而成其平生之志可也於是乎書

送同知方以正之贛郡序

溫之永嘉方以正初以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出判閩之建寧九年秩滿考最今擢為贛州府同知濱行禮部郎中黄養正率素所交游者賦詩贈之請予文以冠篇端惟國家外設藩臬郡縣之職皆所以為民也而與民相親者莫切於郡縣然郡所以統縣自令以下其賢與否及政事之得失皆得以勸董之故縣之令佐得其人其惠止於一縣郡之長貳皆賢則令與佐有所表率而凡屬邑之民皆得以受其惠焉其所及者不亦廣乎贛

據江右上游統縣凡十民生之夥賦稅之供視他郡為最而其地與嶺南相接海外諸番國歲時貢獻使軺往來必經于贛任郡寄者當送迎慰勞之劳不得其人則政務勢如督責旁午不足以綏遠人而民且不能以無損焉故守貳之職尤貴於得人也以正清慎明敏歷中外政績煒然有足嘉者其往治于贛也若駕輕車就熟路惠政之施必大有以被其民矣雖然居官必在於正已為政莫大於得民能正已則政事益善能得民則

聲譽益隆國家所以寵榮光大之者尚未止於斯也以正其勉之

贈吏部驗封司員外郎李士瀲序

自昔縉紳大家子弟多溺於燕安富貴鮮克振奮以世厥家其能去紈綺而躬韋布修仁義而業詩書發身儒科列官于朝為士君子所稱者甚不多見也松江華亭李源士瀲天台霽峯先生之裔鄜州同知象賢之孫前禮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至剛之子容貌修偉性敏

好學平生閒雅謙和不以門地自矜從師講學日有所
就於輿馬聲色之好澹如也永樂甲辰春登進士第授
吏部驗封司主事居官詳慎涖事惟勤五六載間甚為
天官卿所愛重用是薦署員外郎事比以九載滿遂實
授職進五品祿其同寅文選郎中吳孟寅輩來請予文
以贈之予因嘆曰士澂誠可謂難能也已人以明經為
進士而至顯庸者世非不多也然往往出自布衣韋帶
攻若食淡之士而衣纓富貴子弟不多有者何也葢衣

食足以華其躬飲食足以甘其口輿馬足以供其出入僕從足以備其使令志滿意得以為終身不事他求其能刻志詩書以紹祖父之美者非惟今不多見在古亦罕有焉惟士澂不然既克自懋勵研究經史登名高科及任部屬又克舉厥職為卿佐所嘉得不賢於他人也哉矧其年甚富才識甚優名位之來如日方升如川方至未易以量也自是而往益能不自滿假致其敬慎所以繼其父祖之芳聲偉績者吾尚見之也因序以贈之

且爲他日之徵云

送翰林謝編修歸省序

宣德六年春翰林編修清漳謝璉重器以初考秩滿得援例推恩封父如其職母爲太孺人茲將奉其勑命歸省詣予告别因請曰璉少承二親之訓得肆力於學屛弱之質不敢以不敏自期竊有志於科目冀得祿爲親養既幸濫竽科第侍賈詞林茲復獲承恩典榮及二親雖璉之志已遂然爲幸實多矣今之歸也不得先生一

言以教之溫凊之暇且將無以奉悅于親而資之以淑諸身也建非門下士則不敢以是僭瀆子曰夫人之為學惟忠與孝而已然孝莫大於養親尤莫大於榮親養親乃人子之常職榮親尤人子之難事世固有食祿萬鍾而不得以養其親者身都穹爵而不得以榮其親者誠以有時期之遇而不可以智力致令重器以一介之士發身科第既得祿以養其親又能致爵命以榮其親葢雖遭遇之盛要亦世德之懿問學之功有以致也且

吾聞重器向嘗兩以乙榜登于春官皆不樂就令而卒底于成盖其有志於立身以榮親者及玆天章寵賁炫耀於一門之内雙親具慶兄弟咸在簪組相輝塤篪迭奏古之所謂晝錦之榮天倫之樂人所不可得者而子乃兼得之其榮幸為何如哉雖然朝廷制推恩之典所以遂臣子愛親之心勸忠於孝也重器玆行其於榮親之孝固有矣其於思圖報稱以盡乎忠孝之大者盍益加懋勉矣乎矧夫仕途方進親壽未艾苟不以今日之

榮親者爲已足則將來之光且大者又詎可涯哉

慶龔則榮壽七十序

余昔居鄉邑與龔君則榮契好甚篤嘗飲食寢處不相離者幾一年善則相勉過則相規惟冀乎古人之心交而非面朋者之比也暨予第進士官于朝音問往復殆無虛歲君嘗告予曰吾不能接羽青霄尚有待予後人耳乃遣子錡游邑庠受春秋於壽夫楊先生宣德庚戌錡果進士及第爲翰林編修既三載朝廷推恩封君文

林郎官如子之職人皆羨其善於教子之所致也今年君届七袠錡惓惓以未得奉觴上壽為歉會詔下減京官剩員以待取用錡乃懇辭歸侍其親將行因請言為其父壽予惟五福壽為之首有是壽然後能享諸福世常有壽者矣或遭貧窶或有憂患而子孫又弗克振壽雖高固無足以為樂是皆不得為福之全也君承先世慶澤之餘培之以忠厚維之以詩禮體之以謙和持之以信義繼修其行善之積於已者可謂深且弘矣宜其

身康强子顯貴龍章褒封享有禄養以全其福也今錡又歸而稱觴祝壽奉歡膝下一門之内簪紱輝映其樂孰加焉鄉邑為子者莫不願其親如錡之親為親者莫不冀其子如君之子所以激人心而勵風俗者不既多乎予以衰邁叨竊重禄倘得賜告歸拜松梓尚當舉酒祝君之壽兼慶君父子之樂也姑書以俟

送禮部精膳主事林貴璧歸鄉序

國家崇儒興賢之日得以奮身科目為時名進士固足

以為榮矣而猶未見諸用也及命之以官居其位理其事克堪委任然後為可貴焉夫為士而至於可榮可貴則其於進退之際豈不綽綽乎有餘裕哉淅之黄巖林君貴璧質敏氣充而贍於才自少為學即有志於時用從明師治舉業輩行悉推讓之既而由鄉薦上春官名在前列廷對賜進士出身受命擢主禮部精膳司事清慎恪勤鄉佐才之僚寀多之可謂能其官足稱委任無負於其所學者矣比以詔裁諸司多員貴璧得歸以俟

召命或謂三歲一大比得為進士者百人貴璧於進士中為傑然精膳居禮部為清職况其在王事中為有聲年當强仕知明才敏足以有為是未可以去也予惟貴璧績學修業得為進士而官于朝志願遂矣暫歸于鄉覲桑梓而恭敬撫松楸而展拜暇時尤得勉力進學以俟召用其進也既榮其退也夫何不可將見其重來也知益明學益充措諸事業必偉然大有可觀今雖去奚足為惜哉貴璧嘗館予家塾知之為深故不惜其去而

書此以期之云

送陳司業詩序

宣德六年秋九月國子司業陳敬宗光世以考績來北京上俾之復職凡與光世厚者皆作詩送之而以序屬予盖光世初為翰林庶吉士以文行知名縉紳間永樂中修高廟實録慎擇賢者而任之光世與焉未幾凡庶吉士皆授刑部主事光世復徵入史館書成改翰林侍講及修太宗仁宗實録光世復與其間會國子監缺司

業而難其選遂以光世往焉或謂光世誠賢於人然既
侍講久矣其名實烝然有聞于上下今去為司業無乃
左乎光世聞之蹴然曰司業天下學者之所取法也誠
宜德望優重者為之顧乃命敬宗將夙夜勉焉以圖稱
尤恐弗及而何左之敢云既涖職日進諸生講聖人之
道而正己以率之諸生大化服而光世之譽益大顯予
嘗謂國家建學於天下以造士皆使學聖人之道也然
其師之所見與弟子之所禀不能皆粹也故其成就有

不能盡然者及升之太學譬之集衆材於班郢之門而大加繩削焉使小大長短皆中法度然後以之構厦無不適其宜者苟規矩準繩有未至而欲羣材皆適於用而不爽焉難矣祭酒司業之任盖何如其重也光世既優於是矣今歸而復加意焉國家得賢之多致治之盛人將於太學乎頌也予與光世處三十年矣誼不容辭故爲序如此

送鄭文著還盱江詩序

盱江鄭文著氏吏部侍郎文實之兄也文實之尊府守中嘗朝廷推恩累封至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家居髙年無恙子四人文著爲長文實次之守中敎謹清直持己謙約雖處貴盛未嘗自矜喜恒以禮義訓子孫歲必遣子一人至京視文實且戒勉之文實居顯要日近清光受上恩甚厚退而自處未嘗以位高自驕怠益勤慎退遜若無所能者而兄弟聚處則又怡怡以相樂内外舉無間言當時莫不譽歎其父子兄弟之克盡其道也

於乎父子兄弟天倫之重也父慈子孝兄愛弟敬乃其道之當然也盡其道之當然然後為無愧於人世之人能若是者葢鮮矣而鄭氏一門俱賢若此宜乎人之譽歎也抑予聞之一家之内有父兄焉敦詩書之教務雍睦之行則人人皆興乎禮讓而行乎孝弟貴富榮盛之福葢有自然而致者禮曰父子篤兄弟睦家之肥也予於鄭氏見之矣今年春文著以父命來京師與文實怡集者數月南望白雲悵然有懷遂促裝而歸文實乃設

宴會以敘相別之情於是所與游者以經行山川為題各賦詩贈之而徵予序其端予交文實又知守中之賢且能訓諸子故諸子篤於友愛如此曷可無言以贈之予既述其大槩矣文著之歸也升堂侍奉之餘又必有以為教者茍益敦乎孝友之誼豈不弘振厥聲大厥家福慶之來寧有既乎故書以序諸作云

省愆集序

君子之於詩貴適性情之正而已葢人生穹壤間喜愉

憂鬱安佚困窮其事非一也凡有感於其中往往於詩焉發之苟非出於性情之正其得謂之善於詩者哉觀予友少保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公宗豫省愆集之作其殆所謂吟咏性情而得其正者歟公洪武間登進士擢中書舍人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首遷入翰林為編修累拜春坊大學士以職事被譴居幽十餘年仁宗皇帝嗣位即釋復任又累陞今官公居幽時感時觸事形於賦咏積累成編名之曰省愆其志可尚也惟國

家戡除暴亂而開大一統文明之運人才彚興大音復完自洪武迄今鴻儒碩彦彬彬濟濟相與咏歌太平之盛者後先相望公以高才懿學夙膺遭遇黼黻皇猷鋪張至化與世之君子頡頏振奮於詞翰之場者多矣此盖特其一時幽寓之作而愛親忠君之念咎已自悼之懐藹然溢于言表真和而平温而厚怨而不傷而得夫性情之正者也於乎韙哉公間出是集屬題其端誼不可辭遂序之如此以俟觀者

逸世遺音集序

逸世遺音集若干卷豐城黄先生子貞之所著也先生少頴悟從其鄉先正劉安所遊究心古學不事矯飭然終弗偶於時故歛其所有以淑於鄉人而其真趣多於詩焉發之先生没去今垂三十餘載其子吏部侍郎宗載始出是集以示予曰先君平日所作惟以自適不欲求知於人不肖孤不敢違先志而亦不敢以示人然慮不得立言君子爲序之則無以託不朽敢以請於先生

予發而讀之見其平淡而不華明潔而歸諸理追趨乎風雅浸淫乎騷選一皆出於自然古之所謂有德有言者蓋如是夫嗟夫詩自三百篇之後作者不少要皆以自然醇正為佳世之為詩者務為新巧而風韻愈凡務為高古而氣格愈下曽不若昔時閭巷小夫女子之為豈非天趣之真與夫摸擬掇拾以為能者固自有高下哉先生負有為之才而不見用發其所藴於詩故所作超然有異於人而非稗學小生所能窺測天分之高涵

養之正宜其過人遠矣予自壯歲與宗載官同朝雅聞
先生名今髮已皤始得見先生詩慨儀範之不作仰高
致於遺音為之於悒者久故為序之如此先生諱堅子
貞其字盖庭堅太史之後故其家學淵源有自云

贈大理少卿呂公致仕歸紹興詩序

仕者七十而致事古之道也盖年至七十則筋力㣲視
聽衰雖欲勉於事功有所不能如是而猶委以政非所
以安養老者也於是俾致事而去則上下之道皆盡矣

其說載於經而治天下者皆著為令未之有改也大理少卿呂公升自洪武中累仕至今官祗事四聖歷四十年其所樹立卓卓在人耳目今年已七十請致事上憫其老不欲煩以政許焉呂公喜曰上之仁我也厚矣我何以報哉擊壤鼓腹詠歌德化使千萬世而下有以知聖明待下之仁庶幾以畢吾志或謂呂公七十致事誠古之道也然古之人有呂尚衛武者其年既八九十矣而猶居將相之任今不此之倣顧自託於擊壤咏歌無

乃非所宜乎呂公曰吾何以儆二公爲哉二公皆當時之所託重而恃力者觀於大明之八章與抑之四章其精神智力誠有過人者是故有二公之精神智力又爲時之所倚則可不然其能免於曠官之譏竊禄之嫌哉世之人固有老病而不去者未必不託二公以自解然吾知其不能免於議矣今吾非忍去朝廷也顧老且病一宜去於令之著令二宜去何敢安擬二公累士大夫之清議哉行吾之所宜而已予聞而歎曰賢哉呂公其

能審於義者耶君子義以為質壯而仕老病而去皆義也義之所宜則行之奚人言之足惜哉吕公可謂審於義矣且吕公之去道雖不施於用而猶可以淑諸人葢古之君子致事而歸則以其道教鄉人子弟使皆為才且良此吕公之所宜務而亦其所樂也豈止於擊壤咏歌而已哉吕公聞予言益喜曰命之矣升何敢不勉吕公嘗為江西按察僉事江西士大夫知公者相率賦詩以贈行以公亦嘗僉憲於閩中謂予亦相知俾序之故

序其說於首簡云

文敏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敏集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徐汝雄

文敏集卷十二

明 楊榮 撰

序

送文選郎中孫斯王歸連江序

文選郎中孫斯王以病乞歸于鄉既得所請治裝戒行鄉之仕于朝者皆歆豔其去請予文以為贈蓋斯王世居福唐之連江其上世皆積善儲慶潛德弗耀至斯王始以材入仕自永樂初用大臣薦擢文選主事繼陞員

外郎以進令職盖先後餘二十年矣夫朝廷欲設官分職以理庶務布列中外不可以數計也而凡沾一命階一級者悉掌於吏部文選吏部首屬也鑑閱天下士而量才度德以為之權衡者皆資其贊襄弼成文移政務浩穰旁午其職要其任重其事劇盖非他屬比也斯王以精明闓爽之材剛介端方之操而居其地秉執公道堅若金石疏剔凝滯捷如雨風勤事夙夜或至寢食不遑天官器重之至而屬任之專是以歷事三朝老成練

達佳聲偉績暢達遐邇今也厥秩告滿華階峻級可以指日而待乃引疾辭榮忻忻焉釋要劇清耀之地而就閒曠寂寞之濱無有一毫眷戀不忍去之態夫進足以裨世用退足以保榮名亦士之難能也斯王蓋賢於人已乎抑予不能無言者今聖天子聰明睿智邁古帝王圖任舊人恒懼或遺斯王之乞歸雖許其請且有疾已復來之命德音宣布優渥隆重誠千載一時也斯王遭際亨會載沐殊恩以歸而春秋尚盛既從容暇豫無所

累於心則安養調攝俾疾之康復不難矣尚將式遄其來以副當宁之望披竭忠赤庶幾少盡裨報之萬一若曰履盛滿之地而存止足之戒思脫屣世累引恬山林以為高豈臣子委身之道哉予與斯王同鄉且同朝交久知其才尚足以有為故於其行也不徒嘉其志且有以勉其重來云

送浙江左布政黃敷仲之任序

國朝官人之法備而考績之制嚴蓋內外之職率以九

載為滿滿則必覈其課之殿最而進退之賞罰明而黜陟公由是百官有司莫不有以奮發振起其事功以求無愧於其職而思以日進於華要崇顯之地孰肯碌碌於庸衆之流也哉乃宣德三年夏湖廣左參政三山黄君敷仲以三考秩滿上其績于吏部吏部具其實奏之遂得蒙恩陞擢浙江左布政使命下之日朝士皆竊相告語以為銓衡之惟允方面之得賢也既將赴官凡與同鄉者皆屬予言以為贈葢敷仲資性英敏器識超詣

釋褐永樂壬辰進士未幾即拜河南左參政方其時以
壯盛之年負勇鋭之氣一旦出任旬宣之重而於民情
風土之宜利有當興害有當去者無不條奏以行之其
為政詳審而寛厚其施惠自近而及遠不踰年境内翕
然稱治一時以才能當方面者皆瞠乎其後矣繼以内
艱去官服闋遂調湖廣政績益彰而聲望彌著當今上
嗣位之初上䟽敷陳十事皆切於民政關於治體而辭
理暢達計慮深遠蒙荷嘉納縉紳推讓焉然則其所以

薦躋重任而光華震耀也亦豈偶然哉然予竊惟我朝仕進者雖非一途而惟重進士之選者豈不以其通經學古則知時識變而達於政也不難矣奈何事佔畢者昧於變通之宜假儒術者徒尚迂遠之論及其都高爵膺重寄則一籌不展而政績無稱者世豈少也敷仲經術之優推之足以裨世用文辭之美達之足以飾政治至於臨事明敏知無不言未嘗較利害得喪於其間可謂毅然自任而非尋常衒名實者之比然則進士得人

如數仲其見重於世也豈不宜哉雖然數仲之所以見稱於既往者已表表若是今焉進秩方伯受任浙江而浙為東南大藩布政使又方面之長也其位髙其責重百官有司之所視傚郡邑民庶之所仰賴朝廷倚之以宣布德意田野望之以數施惠澤其為職如此又豈可以不加之意也哉予欲數仲兼聽廣納以防壅蔽凝神定慮以決紛揉開誠布公以弘大體由是可以不動聲色而使其民相安相樂於湖山千里之外庶幾上不負

朝廷之重下有以副士大夫得人之慶也敷仲與予有
鄉里之好故於贈言也并致其愛助之意云

送福建參政楊公致仕序

國家之於羣臣其褒崇之厚優待之隆揆之古昔實為
過之然而為人臣者遭遇斯世以克膺禄位之重荷寵
眷之榮顯名始終而進退以禮者幾何人哉以予觀福
建參政永嘉楊公景衡蓋其人焉公始繇鄉薦起至京
師洪武中擢夏官司馬部主事繼陞天官司勳部郎中

未幾超拜福建左參政為人寛厚平恕邃於問學而識達治體其佐方面能知民政之先後緩急而次第行之皆有條緒各適其宜故於旬宣之餘不動聲色而八郡之民仰之如父母此非其藴之有素而能措之於用者疇克爾耶予始游郡庠盖得瞻公之儀刑覩公之政事退而歎慕於私室者屢矣及後承乏詞林或居京師或回故鄉辱公往還契誼甚厚雖昔人所謂金蘭膠漆不過是也然豈獨於予哉凡予家子弟與閩故家大族之

裔輒諄諄訓飭勉其務學以無忝所生而承公之誨尤多焉故至于今有所倚賴底于造就者皆本於公之厚德也然則八郡之所仰者斯民之同情而吾家之所以感激於公者又豈斯民之比乎此予之情所以惓惓焉弗暫釋也公在閩三十餘年永樂間既以九載考滿書最例當遷秩朝廷特以閩人信服仍命還官去秋復以兩考上其績吏部得膺誥命以還今復將以三考秩滿進階二品而公年七十澹然無進取之意因其奉表來

京陳乞致政蒙恩賜歸其鄉惟公以儒業發身致位通顯自少壯至于衰暮勤勞始終未嘗少懈榮名厚禄振耀當時晚節康疆尚堪大任而引年告歸懸車謝事若公者非所謂知足戒滿進退以禮者歟公之榮盛亦云至矣雖然公之歸也想三徑之未荒構田園之别墅日與賓客故人觴詠其間以樂夫天然之樂誠可謂安且適矣況公為鄉郡人望必將以其所有淑諸後進之士俾彬彬輩出而効用於時則公之所及者不亦溥乎公

之行予以交舊情不能已因備述公平生之槩以為贈并求翰林諸公之詩以寓别云

送劉副使歸省詩序

父母具慶人之至願而甚樂者也既遂其所願而又出膺顯仕禄俸之入足為鼎茵旨甘之需而名譽之振又足以榮耀乎親視啜菽飲水之奉恒若不足者相去盖懸絶矣況當仕途歷之久定省踈曠之餘一旦得以過家登堂捧巵酒以為其親壽承顔視色喜溢庭闈而

里閭皆歎羡歆豔以為不可及則其願之遂而樂之至舉天下之物孰得以加之哉此廣東按察副使劉咸士皆之行而學士大夫之詩所以作也士皆吉之泰和人早服家庭之訓以茂年擢永樂壬辰進士釋褐即拜河南按察僉事不皦皦以為明不混混以保位閫敏敦詳憲職克舉越九載以最陞本司副使未幾調廣東於是去家凡幾寒暑矣而二親在堂康寧未艾比廣東之命下士皆喜幸以為道出于吉得過門省覲學士大夫聞

之遂摭唐杜少陵詩綉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析而為韻賦詩凡十四首贈之葢以相其喜焉士皆奉以示予請序予謂人莫不知孝事其親而能得親之俱存者鮮或幸而得之而能享其子之禄養者為尤鮮由是其親往往汩没至于白首而人莫知其有具慶之樂也士皆之二親家居康寧遭際國家太平熙洽之日齊眉偕老以享禄養之榮積善之慶於此益可見矣今兹及見其子咸冠豸衣繡拜舞膝下安富壽康榮耀桑

梓世豈可以多得哉是宜學士大夫嘆羡之不足又從而咏歌之也雖然士皆之行將使為父母者今而後益思教其子為人子者今而後益思榮其親則是詩之作蓋將以為世勸也亦豈徒為劉氏一家之榮而已哉予故不辭為之序云

送翰林侍讀錢君習禮南歸詩序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恩澤霶霈覃布宇内首詔文臣皆得給誥勅以封贈其親去家既久者又皆給與内帑楮

幣許其歸省而展祀焉恩德之厚天地莫量今上皇帝
嗣承寶位繼志述事一遵成憲推恩施德有加無替於
是翰林侍讀錢君習禮奉敕命歸祀祖考于其家蓋習
禮始以明經擢魁江右遂會試春官入對大廷皆在前
列初授翰林檢討以進今秩其在職夙夜恭勤莅事通
敏屢與纂修而勞效益著其操履超乎儕輩其聲譽揚
于遐邇故能近穆穆之清光以踐華要而躋顯秩有非
庸衆之所可及也今而蒙荷恩命南還故鄉撫松檟於

高丘薦蘋蘩於春雨得以致其孝思釋其違離間闊之懐然後與賓客故人觴酒賦詩以為樂因相與道論聖朝明良際遇之盛德教治化之隆典章文物之備與夫四方萬國朝覲會同皆前古之所未有則習禮之歸也蓋非特有以為鄉閭之榮而於我朝以聖繼聖祖述憲章之美皆可得而槩見焉豈不榮盛也哉於是詞林諸君子相率賦詩送之而予為之序

送潘參議歸永嘉序

士君子之生世壯而仕老而休人情之至願也其間有年及謝事而仕或不逹願固得矣而情未必慊也至若年未逮老仕至通顯又特承恩命致政而歸則其願幸之情不其尤至矣乎若吾福建參議永嘉潘君文奎殆庶幾焉君以明經登第初歷行人出知許州入侍桂坊復佐名郡屢典文衡有聲于時秩滿陞今官積階朝列大夫可謂顯矣宣德紀元之初用知者薦與纂修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兩朝實録書成承恩荷白金文綺

襲衣之賜既而上嘉與羣臣纂述之勤詒各進秩以旌
異之以君儒者不欲重煩以旬宣之任特命退休于家
以遂其優逸之情聖德深厚何其盛哉戒行詞林諸君
子咸賦詩送之屬序於予予與君嘗同官桂坊復同事
中秘久不可以辭惟君博洽之學謹厚之資歷宦途
三十餘載事業播于中外聲光溢于縉紳居官而至通
顯未老而獲歸休則其願幸之情所以慊乎己者為何
如哉視彼之年雖及謝事而仕或不達名雖同於休致

而實則有間矣是歸也倘徉于雲林泉石之間時出賜

金與鄉人故老醉醲擊鮮從容歡宴以窮暮齒之適暇

則發諸詞藻以詠歌太平之化以感激聖朝之恩則其

為樂可勝言哉是葢君之所獨得者非他人所能與也

於是乎書

送貴州左參政劉君序

聖天子臨御以來德化大洽海内晏然而尚念貴州之

地介乎湖湘巴蜀之間谿峒蠻夷或違於所司而慢於

政令即欲加之以法則無知而可矜欲置之不理則恃頑而廢法遂設三司以臨之尤必簡夫才能練習之士以任其職非負聲譽歷内外有政績治效者蓋不得與焉吾建寧郡守劉公敬以九載秩滿上吏部考最蒙恩拜貴州布政使司左叅政將行建之士友相率來請予文贈之蓋公嘗由太學生擢授兵部主事後陞守建寧其在職公而能勤敏而善斷而又達夫為政之體凡政令之所施設而民無不樂于趨事未嘗有咨怨之聲此

非撫之盡其道而治之有其術者能若是耶此其所以
欽承恩命以當夫方向之寄亦宜然也雖然其位高則
其任重藩維之職比于一郡其地大以遐其民衆以蕃
矧貴州素為僻遠之區民夷雜處一旦臨之以官府繩
之以法度制之以禮文使之早暮遵依乎矩度之間而
進退乎衣冠之習若未易然者故必在於上之人撫摩
訓誨之得其宜有不自知其鼓舞於聖朝德化之中然
後足以盡夫方向之職而無負乎國家簡賢任官之意

矣然則公之于此必慮之熟而行之有效復何俟於予之言哉

送錢參政考滿復任序

永樂辛丑夏五月福建叅政錢孝循以考滿上其績吏部蒙恩例得還職將行吾鄉宦遊之士相率來請文以贈之盖孝循由太學生擢授兵部主事歷官至郎中甚有能聲未幾朝廷以方面難于得人遂選拜今官其在任也存心忠厚而尤敏于政事凡一切煩劇之務參賛

和協剖析如流由是案無留牘之稽事無後期之責郡縣吏民罔不倚賴之才能之聲洋溢於道路旬宣之任勤勞於一方可謂無愧于其職而足以當方面之寄矣予復奚言然予聞方面之職所以任承流宣化之重將使列郡皆有所視儆斯民皆有所庇依賦役必均獄訟必平學校必修農桑必勸暴者必翦良者必植貪者必黜廉者必旌有利必興有害必去若是則邇之於境內遠之於海隅莫不歡欣鼓舞于聖明德化之中而自有

不能已焉者今孝循以三載之績書最而還必將益勵其志益謹其事聲譽日益增惠澤日益流然後八郡之民皆有以仰而望之雖島嶼荒遐之地亦莫不顧瞻企慕思欲覩其容儀想其風采農則願耕於其野商則願出於其途工則呈其巧士則樂其化善者則日趨而為善頑者則日革而為良如是則孝循之盛美又當何如哉異時政成入覲其超擢之榮褒嘉之侈將必流芳簡册以垂不朽夫豈特見稱於八閩蒙恩於一時而已哉

願以是為贈

送知縣黄時懋赴東陽序

國朝選賢任官尤慎擇守令之職誠以其為近民之司非得性資敦厚才敏通達者不足以居是也吾郡黄仲芳時茂始由永樂乙未進士詔入翰林為庶吉士讀書館閣有年旦夕惴惴焉亹亹焉能不以其所已得者自足亦不以其所未至者自畫駸駸乎古人之學深以遠大為期予每愛而敬之既而扈從南旋與予别者五年

餘近銜命抵北京見予官署聆其論議知其問學已加於昔矣兼及政務施設井然有條予益為之喜特為上聞乃屬吏部得試親民之職而令東陽濱行縉紳大夫咸賦詩以餞之以予同鄉屬予為序予不獲辭乃為之言曰牧民之道貴於愷悌平易優柔不迫使之安於休養樂於生遂而無束縛馳驟之患則民得其所矣設若恣其志意任其性情輕重之不審緩急之不察休戚利病漠然不經於其心若是而欲民受其惠以相安於田

里者豈不戛戛乎其難哉昔漆雕開潛心問學可以試於政矣及夫子使之仕尚有吾斯未信之辭况今之學者遠不逮古奚可不以仕為難乎時茂績學有年其求諸己者既能信而無疑其於為政將和平而當於理必不為矯激之行以欺世駭俗信所謂為民之父母者矣異時報政必居諸令之上俾人稱之曰名進士如時茂賢縣令如時茂斯無負於聖天子選士之意亦無負於縉紳君子之所望而是邑之民抑自幸其得賢令也時

茂最之它日造就奚可量哉

送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張公子王歸省

序

聖天子嗣位以來登庸賢俊庶政維新而尤夙夜孜孜眷念舊勞於是張公子王以司經局洗馬蒙恩特陞禮部侍郎未幾復命兼華蓋殿大學士寵眷之隆視昔有加焉蓋子王初以教職選除吏科給事中太宗皇帝以其敦厚特命隨侍今上朝夕講論經史朔有禆益于聖

學而子王實克勤恪日在左右從容輔導啓沃居多至
是遂膺顯擢焉廼宣德元年冬十月請于朝以父老告
歸省侍上既許之而恩賚特厚濵行同寅之士相率賦
詩以送之且以首簡屬予予惟人子莫不欲其親之顯
揚而為父母亦莫不欲其子之顯宦然子既顯矣而親
或不逮親既存矣而子或弗顯斯二者兼而有之古今
以為難今子王得以儒學發身列官内庭荐歴榮顯而
其親家居康寧耆壽榮享禄養兼被褒封及兹又獲欽

承恩命升堂拜舞慶靈椿之獨茂藹仙桂之清芬朱衣象笏輝暎閭里雍容怡愉舉觴介壽其樂為何如哉是則古人以為難致者子王盖兼之矣烏得不為之欣幸耶雖然子王受知聖主必將竭忠盡職益思所以顯揚其親尚有以為邦家之光也豈特一時榮耀而已哉是為序

送浦城陳大尹考满復任序

建之浦城為東南山水之奥區民物豐富風俗淳厚比

之他邑實爲易治然其壤與衢之江山相接凡往來閩
浙暨之京師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爭趨焉由是上官
使客告至告去者絡繹不絶而其民亦不免於勞役牢
是邑者非得通敏才能之士不足以愜士民之望四明
陳景淵才優而志鋭始由太學生擢令浦城涖事之初
即有能聲予往歲省墓還京道經于此因得歷覽乎井
邑墟里之間桑麻蔚然烟火相望絃歌機杼之聲達邇
相聞而其民咸得相安相樂于無事於此足以識景淵

之為政矣今已歷兩考赴天官以其績最蒙恩得復職將行其邑中士大夫之官于朝者咸出餞於都門外以予嘗識景淵來請文以贈之予惟守令之職有父母斯民之道父母之於子其愛養之深撫摩之至惟恐一毫之未盡一息之不安而閔閔焉兢兢焉惟求其得所而後已守令之於民亦猶是也稽之於古能盡是職卓然見稱於史傳者不過龔黄卓魯數人豈不以其能盡是職者之為難哉雖然士君子有民牧之寄者當不以其

施政為難而惟以吾之心恐有所弗盡焉耳盖能立心以愛乎民故凡民政之巨細無所往而不致其意焉是雖供億之廣賦役之繁而民亦樂於趨事不以為勞矣苟無愛恤之心而涖之以嚴臨之以察則其施設舉措之間不能無所偏倚若是則輕重失宜公私繁擾斯民何以受其惠哉今景淵之歸也尚當益謹其所施益勵其所操益勤其所事則上不負朝廷任官之意下無愧父母斯民之心將見名譽日增功業日著循而至於為

州為守為方岳不難矣復何患乎爵禄之不至哉景淵尚勉之是為序

屏山先壠圖序

屏山先壠圖者予友吴仲原氏之所作以寓其孝思者也山在建城之西磅礴奇秀拱揖而廻抱形勢綿密風氣深厚聳若玉屏而仲原之先人窀穸實在焉仲原以進士為婺源令能以其所學施于政疏通明敏足以剸繁劇慈祥豈弟足以敷教化於是煜然有聲于幾甸之

間人皆知其爲賢令也然而仲原自宦遊以來去家既遠獨念其先人塋域遥在玉屏之山松楸蓊然霜露繁積思欲一致展掃之誠而縻於官守有弗能得廼託繪事者爲屏山先壠之圖政事之暇得以覽觀於此以寄其思親之意焉間來北京出以示予且請爲之序夫古之人於墳墓最重故去其國者必祭於墓而後行或既久而弗返則必有子孫以世守之後世有棄墳墓樂處異鄉而終其身不形於念慮者往往見譏於君子此獨

何心哉仲原違鄉未久乃能惓惓焉於其先人之宅兆睇山河之邈悠嘅九京之永隔既弗得躬臨其地以翦其榛翳撫其封域則又託之於圖若是其思之切而孝之至為何如耶想其披閱之際雲山綢繆黯然君蒿之情觸乎目也烟林莽蒼凄然風木之聲接乎耳也至於玄堂深固夜臺冥漠非吾親之體魄安妥於兹乎霜烏啼殘風猿嘯罷非吾親之精靈往來於兹乎然則仲原誠可謂純孝之士矣仲原自其祖父積善行義至仲原

而遂顯今仲原益自修飭其葬親也得山水靈秀之區
其居官也有仁愛慈惠之政非惟行將大用足以顯揚
光耀於其先抑且庇子蔭孫足以垂裕於其後也予與
仲原同遊郡庠有硯席之好切磨講論有相成之益及
予官翰林仲原宰百里往還兩京之間時得相見握手
道故舊盡平生歡交遊先後蓋數十載而睽離之思恒
鮮會合之樂恒多焉然則世之為朋友若予二人者又
何其幸也因并書此以為序

送德慶州同知鄒孟輝考滿復任序

吾鄉鄒孟輝氏以太學生授廣東德慶州同知既至官詢諸父老凡州之境内利有當興害有當去弊有未革蠹有未除何政所宜先何事所當急其以告我父老具言之於是上白于守下語于判即次第行之不逾歲政平訟理州人咸和盖孟輝為人沉黙寡言惇厚而篤實故其為政不為察察之明不為詡詡之能而寛以綏之莊以涖之使民皆樂於其教由是能相與以有成也今

年夏五月以三載秩滿當考績于天官至是得以課最
蒙恩還所治予惟孟輝之復政也必益勵厥志益勤所
事益廣其德以惠利于斯民將俾聲名洋溢以底夫遠
大之業不啻若斯而已也予以菲才叨禄翰林與孟輝
實有姻好且其大父季和先生嘗以經術分教建寧予
視之為先輩因得與孟輝自幼交游故相知為最深是
行也不能不為之繾綣因托中書舍人陳宗淵作閩粤
雲山圖以寓離别之意且為序於其上他日公署展而

觀之知予心之所以拳拳於孟輝者如此雖然古人以官怠宦成為戒孟輝今雖克著治效得書上考然不可少有一毫自足之心而遂弛於其政若然則此州之民將無所倚賴以克終其惠矣孟輝尚慎之哉

送陶僉憲還福建序

聖朝統一天下慎選方面之職所以為其民者無所不至然既設藩府以總治之復立郡縣以分理之又有兵衛以守禦之俾上下相安小大相承秩然若無所事矣

雖然苟非有風憲之司振綱紀肅百官革奸弊以維持
之實未易治也故藩府之職為難而風憲之司為尤難
閩為東南大藩通道于海夷朝貢之往來舟車之輻輳
民物之蕃庶從昔分治于是者率稱繁劇比來多擢文
學侍從暨憲臺之臣以居是任未至則聲望已著既至
則益能以廉謹自持不驕不矜不事苛刻夙夜惟思所
以盡厥職焉若今僉憲陶德温是也德温世家南康初
以太學生擢給事中秩滿超遷是職為人端方儀度肅

然所謂以廉謹自持者是已甞按廵郡縣所至去貪暴旌善良興學勸農敦勵風俗海山千里之外軍民咸愛戴之若父母焉予聞之竊自嘆曰閩雖大藩事雖繁劇而德温之為憲官獨能卓卓如是豈不賢於衆人遠哉比年以考績而來既課最留董工于京師今將還閩也縉紳大夫取經行山川為題賦詩以贈之而屬予為序予素知德温者也乃不獲辭既道其所以能而又重有所以告焉昔常衮治閩興文教由是人皆知學多以科

第入仕至宋則有龜山豫章延平考亭西山諸先生出而講明道學以嘉惠將來故閩之士益盛而絃歌之聲比屋相聞矣然昔之士習於詩書禮義之教其流風餘韻至于今尚存也藩憲之職雖在於除奸剔蠹然所以振勵作興使文風藹然如昔時者獨非其職乎德溫之聲望素著矣是行也其可不加意于此哉予閩人也故敢以是為言矧予忝職文史凡吏治之臧否皆得預聞於德溫蓋將觀其治績之大著又當頌之且為特書之

也姑序此以弁衆作

訓子篇序

古者男女其未生也則有胎教既生也則有姆師之教其自幼至長也則有詩書禮樂之訓言行動止之則何莫而非教之之地哉惟古有是教也則飲食動息進退語默之間承訓誨之勤習見聞之熟由是邪僻之念不萌于心非禮之事不干其志盖其德性之美才行之懿皆得于涵養薰陶之久以成之也是以其教無不備而

其人無不賢者良以是夫迨至後世教法不立有子女而不知所以教有父師而不知所以學由是放肆淫佚冥行瞽蹈貿貿焉以自恣於禮法之外者衆矣然求其成人者豈不難哉予于公退之暇料檢先聖賢所以垂教者掇其切要類爲一帙名之曰訓子篇以藏于家俾爲父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女者知所以學庶幾有以成其德性之善而不至放僻邪侈以爲不肖之歸則幸矣至於傳世垂後則非予之所敢僭也是爲序

志訓堂序

志訓堂者今刑部郎中吳興章善之所作也善昔為山東茌平典史其父自明在鄉念之弗克面訓故遺書誨諭凡千五百餘言辭意諄懇一皆切於時用善由是自典史屢陞至今官慈祥豈弟忠厚敬謹行彌篤而善益臻智彌廣而政益勤豈非有得于斯訓者乎自明歿既有年善每思往昔耳濡目染之時未嘗不欷歔流涕如見父之存焉故構堂於其所居扁曰志訓以示不敢忘

也間復録其父之手跡裝潢成卷來徵予言予惟父母之於子莫不知愛自襁褓以至成人一飲一食一裘一帛凡日用所需茍可以與之規畫者無所不用其心然徒愛之而不知教是不能盡其為父之道矣父既教之而子或不肖弗克以承其教是亦不能盡其為子之道矣父子之間若是烏足以論其可否哉今自明之為父既克愛其子又能教之諄諄而深至善之為子既克孝其父又能恪遵其訓而不違實父子兩得其道矣昔鄭

玄遺書諭其子不過欲其勤儉以承其家房玄齡集古今家戒書于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以為足以保躬至如韓忠憲戒其子以為窮達禍福固有定分切勿枉道而求以丧所守史册著之千載之下耿耿不磨況自明戒其子之立身行道居官守職纖悉畢具之若是予又烏得不嘉美之雖然忠孝無二道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善令位列于朝職專刑名尤當凝心定志進思所以體皇上欽恤之意退思所以守父之訓俾獄無寃而刑

不濫將來所至不惟高明遠大而陰隲之及于子子孫孫以食夫天報者豈有涯哉與人為善君子之道予故不辭而為之序

林塘秋意圖序

練川張氏為姑蘇之巨族有字仲章者襟懷磊落卓然不混于流俗平生所好尚往往與時輩不同邑里多稱之嘗得宋宗室趙大年所畫山水小景愛其寒汀烟渚之趣與所居之景相似因名之曰林塘秋意而又得表

文清楊鐵崖諸君子為之題詠珠聯璧粲寔可珍也仲章時一展玩而清流峭石汀蒲岸柳鳬鷺鱗介之微飛潛出没之態盡在目前蓋悠然有適於其中也故竟日不忍去手且訓其子孫曰此吾所愛者也當寶藏之今仲章之歿已久其諸孫孟昇以才俊馳聲蒙恩授職歷政憲臺因公暇持此以求予序余惟祖父之遺物或手澤之所存或心志之所在為子孫者有見於此則必兢兢惕惕慨然以吾祖父平生之所以留意者為念不敢

不敬得非孝子之心善思其親者乎故曰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思其志意者皆所以為孝也今孟昇既能寶其祖父之所愛復能持示賢士大夫而求為題識非惟有以彰其先世之遺德而孟昇之克孝克敬亦於此可見矣視昔人之拳拳然念其青氊以為我家故物者何異哉孟昇之志深可嘉尚也已遂喜而為之序焉

薊門别意圖序

士君子之生世負卓犖之才懷英偉之氣而又得遭逢

聖明以見於設施振聲光而建事業榮當時而慶後裔斯不謂之至幸矣乎然而内則有老親在堂既壽而康外則有平昔交游朋友相與同朝以遂朝夕親愛之歡輸寫其終始懇款之私其情彌篤其樂未涯茲豈不尤為至幸矣乎然而世不可以多得也若予友田伯邑者其殆庶幾乎伯邑世家鳳陽先德相承代有顯宦洪武初其祖秀實來為福建行都司斷事遂家建寧伯邑其諸孫也幼而聰穎長而敦厚嘗以俊秀選為建安邑庠

生循循雅飭容止端詳夙夜孜孜克勤所業討論講貫

迥出儕輩師友既推許之官長亦莫不為之敬愛焉永

樂甲申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讀書為庶吉士方是時詔

修永樂大典伯邑得與纂修出入内廷小心慎密克專

克勤書成特拜繒楮之賜未幾授户部主事涖職以敬

律己以廉事上使下表裏一致非為矯飾嘗承委於淮

甸間專督餽運出納惟允布置有方深得士民心于是

九載之間能聲大著今年夏以秩滿超拜南京兵部武

庫郎中濱行予無以為贈遂託中書舍人陳宗淵寫蓟門别意圖且求文士賦詩於上以寓予惓惓之意焉嗟夫朋友以義合者也古之君子深所重焉竊自念予與伯邑居同鄉其游庠序雖有郡邑之殊而志意相孚契誼相合未始有間及登宦途雖有先後之異而心跡相親出於相近以至往來兩京迨今三十餘年藹然如一日然則予二人者其遭逢之盛交游之篤亦豈不為至幸也耶若是則今之别抑安得不為之憮然於臨岐之

頃乎斯圖之作蓋不能無情矣雖然離別之際所以悵焉而弗忍者人之常情也丈夫之志氣有不在此伯邑列官郎署秩為大夫方當激昂奮發以攄其抱負益有以見於功業他日或居廊廟之任或受方面之寄必能振耀於其先垂裕於其後其顯榮光大誠有未易量也然則區區離別之意又何足深惜遂命觴載酌豁然而別

贈尚書陳公致政歸延平序

宣德甲寅秋八月初吉戸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鍾津陳公伯高引年乞致政既得請行且有日其鄉友戸部郎中江惠葉宜等偕來謁予文為贈予亦公鄉人也且官相聯道相孚相好餘二十載及茲有行雖不求予言尚將有以贈之况其請之勤哉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禮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君子之進退惟求合乎禮順乎天之道故仕至七十必致其事而朝廷亦以七十致事著為令者遂君子廉退之心然有年及而不

敢以請者又有請而不得謝者葢各有攸當也不敢以請者臣子感恩遇之厚顧筋力之未衰必欲罄其餘長以圖報是所謂委致其身者也請而不得謝者君上念相與之久不欲違去左右故優其禄秩寛其責任所以禮待老臣也公以雅量博學自教官超擢給事中獲事皇上於居潛忠嘉行誼深為上所知逮上正位九五即以宫僚進貳六卿未幾復徙司徒之命仍加兼秩之隆公之所遇可謂厚矣皇上復念舊日輔導之勤不欲重

煩以政思有優禮而奬重之遂解政務置諸宥密從容論思上之處公可謂極其恩禮矣是宜未可以老請也今而以請請且得命者誠以公為疾所困欲强其不能而為之則有貪位慕禄之誚上之所以特與其歸亦憫公之疾而重違其志且以成公廉退之美則公兹歸合於禮而順乎天之道雖曰自遂實皆皇上之所賜也今而扁舟南旋優游歸第杖屨丘園詩酒自適况鐔津溪山之勝不减鑑湖而公之所得世葢未有養攝之久則

精神日完聰明日復履沓頤而享壽康也必矣然古者大臣之去身雖田里而心則闕廷蓋無一飯而忘乎君故趙公槩致仕歸睢陽既久而猶以讀書著文為事集古今忠讜之論為諫林以進時論韙之况公忠誠之素益以恩遇之隆其必以趙公之心為心矣此公之所知而予猶為公言者蓋友義之篤而重以鄉人之請庸敢致瀆告焉

文敏集卷十二

序其說於首簡云

文敏集卷十一